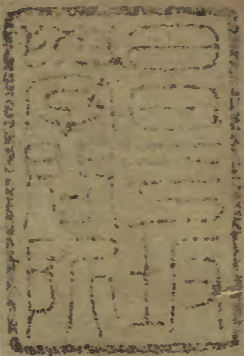


十八記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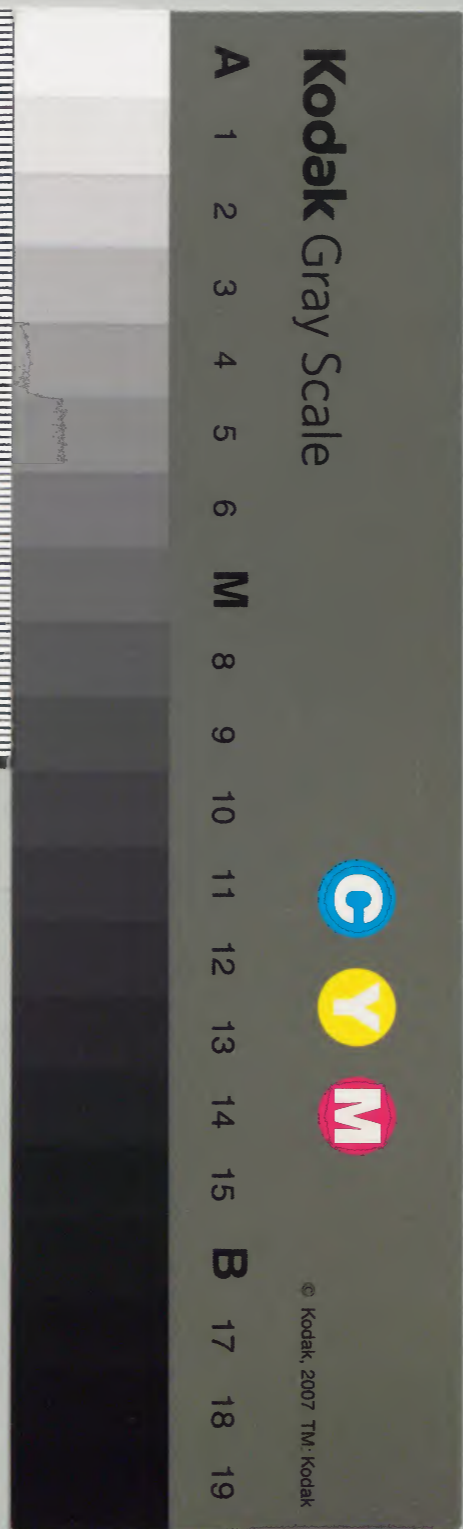
五之三之六



漢書門			
二	一	三	八
四	六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二	三	八
〇	二	四	〇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8
冊數	24 (16)
函號	290 88



史記鈔卷之五十三

漢草文庫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品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不韋雖衰譎而太火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云

品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賚家累千

中間安國華陽夫人子楚夏姬嫪毐俱倫頗似數人合傳 文宗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

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

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

史記

卷五十三

呂不韋

即莊襄王

狀奇貨可居案

正義

進者財也古
字假借之也

叙不常之謀立
子楚如手指談
謂密諫深語
也

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
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
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
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
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
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
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
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言子楚無望
得預長為太
子也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
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
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
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
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抄抄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

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閔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念者非其念也不常知有身而得怒以念耳用均

人十月生此
過二月故云
大期

政生踰期天奪
贏祚也 丙申
不常賣秦與秦
申君賣楚絕類
九寧

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
十年使王齟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
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
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
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
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

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
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
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
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
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
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
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
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

將叙呂氏春秋
先提是時一隊
何等原委 師聖

懸金市門無能
增減一字者蓋
畏秦勢耳楊雄
恨不生其時乎
載其金而歸子
雲老不曉事如
此用脩

以視本為小
直論

但云予千金便
住更不着有能
損益與否最妙
有致 文繁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

此事類博里子
料百年後是術
家語想夏太后
常以此為言耳
文繁

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葬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苟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

秦不用謚法
此蓋補耳

不韋大賈也以
君之子為奇貨
而居之竊寵既
多禍敗名當太
史公以此此孔
子之所謂聞者
悞矣 東菴

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
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
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
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
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
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
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
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
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醪而

歿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歿乃皆復歸嫪
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
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大史公曰不韋及嫪毐皆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
毐嫪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
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毐
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
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不韋乎

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以致
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謂非直大賈也

史記鈔卷之五十四

曹子七晉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左氏穀梁並
作曹樹

看曹沫所為不
宜入刺客克之

七首短劍也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
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
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以下不可及處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亾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左傳作專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亾。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歿於楚。而員言伐楚。欲

先直言子胥知

先欲殺僚後乃

言其故又直叙

下不言初

追擊內志本末

簡盡亦見法

又案

只三句包盡多
火師望

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三子。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歿。傳餘祭。餘祭歿。傳夷昧。夷昧歿。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大約同吳世家
語互有朕文案

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
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
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
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
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
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王僚兵衛之盛
若是而卒不至
所以形容專諸
之善刺非他人
所能也 師望
插寫專諸難下
手處
酒酣及至擘魚
語勝世家 文案
刺王僚下有鉞
交於胃四字佳
文案

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
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七
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
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
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

飲器決非盛酒
蓋深怨而辱之
為波器耳用均

襄子斯言也其
有君入之度矣

死傳

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

厲惡瘡也

妻子不識而友

識者妻惡其形

友知其心此必

是知心之友

用均

借友人模寫讓

之苦心處

國策有其妻曰

狀貌不似吾夫

等語不宜刪

文索

豫讓心甚苦故

其言甚悲

高論

卷五十四

刺客

四

有生色

意常而語妙
文

襄子又不誅使
自為計

請擊襄子之衣
其計亦窮矣
死之
非豫讓無此光
景非太史公無
此極盡
讀至此令人斷
腸

一國豪氣克之

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
特書里伏姊所言案
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殺人避讎，與母姊如齊，以

名遂

音力追反

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依累。
 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
 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讎，隱於屠者之間。
 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一作觴聶政母前，酒
 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
 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
 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
 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
 為聶政言曰：「臣有讎，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

兩固字有生色

西然字轉語

叔此一段乃見
聶政心事 應德

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
 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
 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
 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
 歿，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
 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
 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

獨行杖劍至韓
可見其氣如荆
擲歌易水之上
就車不顧此時
懦士生色用均
此處要感自家
跡
兩莫知處思致
極工

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歿。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

刺客

卷五十四

刺客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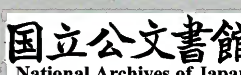
後急起伏宛然
當時氣象會通
嗚咽之音悽婉
不堪
詳姊榮而政事
益增神采模寫
處曲盡情事而
詞氣更哀壯動
人文案

恐其姊從坐
而歎

烈若姊事尤奇
令人舞劍於數
千年之下猶若
歎歎者用均
此一轉有餘音
嫺娜之態
自鄉使而下教
向一氣不可斷
謂政知其姊必
如此未必以身
許仲子也丙仲
歸重於嚴仲子
一句截住最有
力文案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歿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朝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

已者歟。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歿。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



荆軻叙傳歷、
如在目前詞意
嚴密慷慨無毫
髮遺恨 李默
叙燕多慷慨之
士因荆軻而波
及田光莫於期
高漸離輩其一
時意氣所激而
成風與 以棟

荆軻怯處與蘭
相如韓信峇相
似此皆古人文
章詞波處
屠狗名惜不傳
文潔

似似琴有絃
用竹擊之
無故之樂無故
之悲無限深情
令人斷腸
太史公稱其為
人智深而勇沈
有味乎言之也
凡智不深則非
智勇不沈則非
勇 元美
事大體奇又節
節有奇遺詞奇
形容奇即吟語
無不奇 文潔

死傳

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自好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
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
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
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猶整荆軻游
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
荆軻嘿而逃去。又怯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
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
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
秦。秦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
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

川傳

卷五十四

刺客

九

全以問荅代叙
事如天馬行空

死傳

批觸擊之也

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
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
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
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
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
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
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
於期得罪於秦王。亾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

購作媾合也
又講和也

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
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谿也。
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
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
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
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

小傳

卷五十四

刺客

十

到此引入田光

從武謂光從光

得而展轉教語

寫其情狀一

大條缺 文繁

更不須多言
文繁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

到此引入荆卿

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亾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偻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且叙語言併見

叙事

節俠極致死非

為難寔欲勉軀

使死之耳子象

與前田光坐定
句相應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

燕于此時亦窮矣。然大約有三策。武一丹一蒙嘉一此三策者。孰為得哉。善謀者當能別之。
文繁

因丹有此語。此丹所以首叙曹沫也。
克之

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如此精謀而事
竟不成殊可惜
然事雖不成而
竟俯固足備

文宗

燕太子之計拙
笑而謂荆軻無
一言為太子謀
固知軻非國士
也所可取者碩
秦舞陽一嘆稍
有志士軻主之
風耳
荆卿不達聶政
遠甚聶政之辭
仲子也以百金
荆卿則志于車
馬之閒矣

荆軻請樊於期
頭一節愚竊謂
非人情也當時
必軻與太子陰
取之而好事者
飾奇或戰國慕
侯節者為之也

之與齊相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
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
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
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
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
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

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
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
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
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
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
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
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

敬輕易得一人
頭其發語如是
不容人不刺骨
而伏劍也 丙仲
西癡人走做一
塊

以劍刺胸曰
瘡

叙七首樓、亦
惜荆卿之慮後
也用均

以十三歲童子
輔行卿亦疎矣
用均
卿既有兩待矣
丹乃強之使行
而卿亦竟從其
孫鹵莽如是安
得不敗 以棟

及傳

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管。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讎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管。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男子名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

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歿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

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

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

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

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

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

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

刺客

卷五十四

刺客

十四

何等模寫何等風神

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用切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

如此從容 文潔

應前與樊於期語

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筲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七筲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一時倉卒之變
莫寫殆盡顧虎
顧王摩詰畫手

又添此一影有
洗炭

寫不盡之情轉
入無窮之態

觀此氣象謂荆
軻神勇不虛但
劍術疎 文潔

歎王推之于
背令前短易
援
擣與協同

至此猶含笑入
死地 壯哉 文恪
此復舉生劫者
蓋事既不成漫
為大言耳謂為
實然恐悞 文潔
軻必欲生劫秦
王可謂不智者
矣 克之
不怡國策作目
眩好 文潔
不見秦舞陽下
落亦史公疎落
處
秦舞陽奈何竟
絕踪跡想未得
上殿 文潔

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
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
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
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
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
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史記

卷五十四

刺客

十六

荆卿之策下矣
雖然燕亡不由
也。范雎之策工
矣。雖然秦王不
由也。元美

前奇已盡漫出
漸離一事令人

擊節 文潔

末後附高漸離

一着以為曲終
之奏

軻傳有離即政

傳有姊皆天下

絕奇也故疊

用均

約謂貧賤儉

約既為庸保

方畏人故云

及傳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
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
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
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
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
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
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
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
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

矐音角

以馬糞燻令

失明

擊筑以朴秦王

事難不成亦見

高義 克之

傳內蓋聶魯句

淺高漸離田光

鞠武樊於期蒙

嘉夏無且凡八

人安置先後咸

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
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
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
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
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
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
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

刺客

卷五十四

刺客

十七

有麻路不可缺
一允寧

太史公謂五人
介然不敗其志
愚謂惟豫讓為
君報此之志為
可悲餘皆非人
情也 東菴

非人也。

大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鈔卷之五十五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曾作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按李斯傳傳斯奉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
事僅十之一二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
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以秦者高所以釀高
之亂者並由斯為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
得大傳處學者讀李
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

秦之所以亡。悲
傷此傳克之

五歎處大有闕
鍵文繁

辭師乃如許詳
然用以見斯心
事振起一篇精
神便無關不冷
落文繁

言禽獸但知
視肉而食徒
有人面而能
疆行也
斯志在富貴故
卒不可保 丙仲
甚壯慨有詞鋒
文繁

言胥吏小人
失事幾之會
成大功者因
諸侯瑕釁思
心而剪除之

言秦欲併天
下若焚燭掃
除灶上不爭
不足為難也

死傳

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出。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

史記

卷五十五

李斯

二

斯之本謀故擊而畏之於此

提括秦謀吞天下事 文宗

韓普秦兵問作注溉渠全費人工不東伐也

斯文之工千年來所絕少者

瑰奇而高古馳騁而精工絕為高作文學

此四君皆秦之先更不別引切實動聽 李斯

死

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開口道破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秦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傳

卷五十五

李斯

三

還皮可以肩
鼓
一意而三喻不
厭重復是古文
字最奇可喜文
衆爛然音節挫
然 文繁
又一轉語不窮
矣
下陳簡後列
也

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
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
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
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
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以韶虞與鄭衛
並說此戰國之
習 文格

漫語皆精神然
不失之刻削
文繁

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
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
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
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

死傳

疆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下句加一而字
意更躍如 文索

逐客書及漢議
論組織流藻而
意切至 用備

平括秦并天下
後事 文索

斯之佐秦功業
教言總盡于此
真西山摘秦焚
書一段本末比
此篇稍詳
重始皇本紀削
青臣頌語 文索

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

史記

卷五十五

李斯

五

樛二字乃太史公指摘李斯心病處用均

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小異細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

此處入諸親貴盛為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照後事允寧既知為害何忍甘之此程之嗜酒就擒者也古今人陷此輒多矣讀之感嘆用均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稅言休息也

此後觀之令人怒髮上指 克之

始皇病且甚當召大臣顧命而松令趙高為書

授太子此其所以釀亂也天之

真字下得感切可為人主養年繼嗣不定之戒

子象 車有定滿閉則溫開則涼

從李斯所建議罷分封中未

高斯秘謀宜不令人知乃叙之詳悉如此且文詞甚工麗可見古時史職 文繁

列傳

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賚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高終張本

音脫

論制未

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亾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

列傳

卷五十五

李斯

七

詞意亦只平常
却于多處處見
奇覽之覺味濃
而態溢

高其人面而庶
食耶

歷載趙高言于
斯博見同惡相
濟也

後口氣義

以其往而不
返故曰大行

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
曰。察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
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
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
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
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
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
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

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
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
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
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
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
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
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亾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
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

連下五孰與蒙
恬字最俊快可
喜

高舉蒙恬者挈
斯所忌也

斯之禍身與禍
秦根在此

管事字亦古
用修

反傳

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
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
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
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
皆以誅亾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
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
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
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

斯豈有逆心哉

庶幾卽徒倖意
然却圖妙文案

高爲此言便款
切斯必聽

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
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
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資聖斯曰斯上蔡
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
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亾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
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

川專

卷五十五

李斯

九

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歿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

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也

前言已盡但川後詞致嘆乃斯遂降志最得情態

嘆鼠之情于此畢露 應德

斯到此一點持操固寵之心為高所亂

適高更立胡亥李斯不能以危言動之卒遂所志克之

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

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歿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歿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歿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歿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

與本紀大同小異後問語全異

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

趙高專以狂悖之言鯁去胡亥

六抵古未權臣新制國做此一著勇忘相恩以為威名小人所以動君者以勢怵之以歎啟之焉得而不從也 用均

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更法律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不紀有將閻此則有公子高

骨肉自殘若此可哀痛哉

子十二人僂歿咸陽市十公主音宅斫歿於柱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歿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歿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歿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

二世紀亦載此
文而辭不同此
大史公不及蓋
頌慶 兩仲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釧。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

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歿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饗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饗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

本紀此後有貴
問斯等語一段
文緊

川傳 卷五十五 李斯 十三

死傳

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

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

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

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

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

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

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

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

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

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

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

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賢哉！夫以人徇

已，則已賢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賢。故徇

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賢。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賢也；而所為惡不肖者，

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

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

與本紀不合

行督責

奇氣橫溢中更

多精工語極為

妙篇第持論左

耳 文繁

氣甚遠 文繁

川傳

卷五十五

李斯

十四

為論本韓非詞
兼亦大類非此

段絕為工峭

殷法棄灰于
澗者刑

文法變化不可
言用均

劫在轉解 用均

用豈字應夫字
振起有勢婉而
連 文繁

峭峻也連平
也

斯持祿畏禍阿
二世之言至此
誅成而族收之
固也

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
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
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
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
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
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
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
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
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
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
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
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

群華出之有奇
有華之聖
若言于明主即
是正論

此後稍漫衍
文章

新學帝王之術
于荀卿而用申
商之說于秦何
也 允矣

按荀卿元非真儒
唯好異之辨志耳
於性說可見矣
故其流引至于此
此斯本非浮帝
王之術者也矣

仍以申韓法截
李斯
兩載二世語見
用斯說以區秦

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歿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歿。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揜。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

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

不獨趙高也
丙仲

以二比叙事太
史公變調

太史公十分詳
高奸惡德未極
寫李斯本末

秦之亡惟此教
語耳禍害至是
我均

非高之能愚斯
斯實自愚耳
克之

死傳

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覺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

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

史傳

卷五十五

李斯

十七

少將也國陋也

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賢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傷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工

敵作前者材也抵者相抵禍也戰國時用相戲集

文只以奇氣勝其詞采則隨筆出初看奇偉再看稍覺索精細看又無可增損固是文家上乘構文者要于此會其神

世在甘泉方作敵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管者同城子宰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宰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

列傳

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

惛眩之極令人可恨克之

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牆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與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吾今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

文氣甚肆然自快設少加琢磨固當益精第恐便無以能動文潔

列傳 卷五十五 李斯 十九

自古以說賊之言謀功臣未有誣以謀反者也

第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賢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噐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

併載此書見與前所對畫阿二世者大相反用均

李斯所謂七罪乃自後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豈知矯殺扶蘇蒙恬以醜君之暴罪更浮于此乎。深錄

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灰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

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與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久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自古權臣以私恨誅大臣大累微此而成獄

篇中反覆慨然身世之感古云貧賤必慕富貴富貴必復危機信哉 應德

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

卦之用字妙矣

越春秋亦用此

句法用修

死傳

與本紀卷之五

與本紀抵格
文繁

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閹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

此傳詳秦事者
所以罪斯之也
秦也 丙仲

責李斯極當
文格

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斯之結局

史傳

卷五十五

李斯

二十三

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
從荀卿學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
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
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
刑。歿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
召列矣。

掉尾有味 文繁

史記鈔卷之五十六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
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通篇以容形主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音傲自齊事秦昭王。
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
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
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序世系見蒙氏
世將世有功不
宜殺二兄弟
元宰
叙事宜詳而略
然謹嚴有法對
使者語宜畧而
詳然矯健有勢
文繁

謂恬當學獄
法遂作獄官
文學

秦法以吏為師
名臣往之從書

獄出

以上次蒙氏世

將兵之功以下

暗點蒙恬蒙毅

九弟罪案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
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
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
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讀蒙恬傳首尾
詳趙高所以賊
殺蒙氏本末此
是太史公極力
着意處

以父犯五刑
妻子沒為奴

婢故云

趙高無傳世系

附此餘事附李

斯傳中 文學

蒙氏禍始此

毅一作敏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
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
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
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
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
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
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
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
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

蒙毅在沙丘斯
高謀必不成遠
禱山川此天之
亡秦也 丙申

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
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
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
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
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歿。扶蘇已歿。蒙恬
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
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歿。即欲釋
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賢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

自禱山川至
代而繫之

子嬰此諫可謂
甚正然倘觸高
之忌則不免于
虎口無以成計
逆之功矣殆哉
用均

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
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
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
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
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
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
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
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卮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此傳語氣大約與李斯傳相似蓋俱出秦文

語似隨口而對不甚雕刻亦無漢意然詞氣自流如文潔

大夫指使者御史曲官翼其傳奏于王亮赦之也

由此觀之百里奚亦不終信于秦之謠非美此又可証周修

言惡聲狼藉布于諸侯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賢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管者。秦繆公殺王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賢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管者。秦繆公殺王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死傳

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管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

強明切

參即三卿伍
即伍大夫款
參伍更議
蒙恬分明知道
趙高所為而不
敢訟，特曰參而
伍之無限頃側
振救也，語似
倒言，前人受
諫可覺則甚
過乃可救也

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歿國亾。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

川專

卷五十六

蒙恬

五

此與白起以坑
趙卒為已罪同
其實明已功耳
文索
一向結束自悲
酸 李默

責恬無大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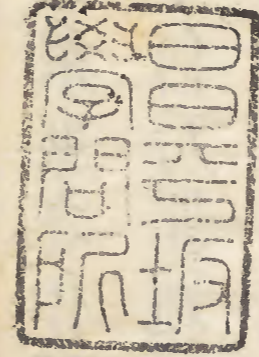
諫而歿。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
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
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歿乎？良久，徐曰：恬罪
固當歿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大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
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脈哉！

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高之
奸，而剖賊，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劉詵
曹髦同哀哉。川修

文
庫



文
庫
印

大
正
三
年



